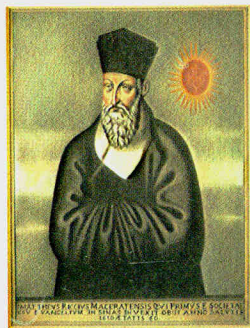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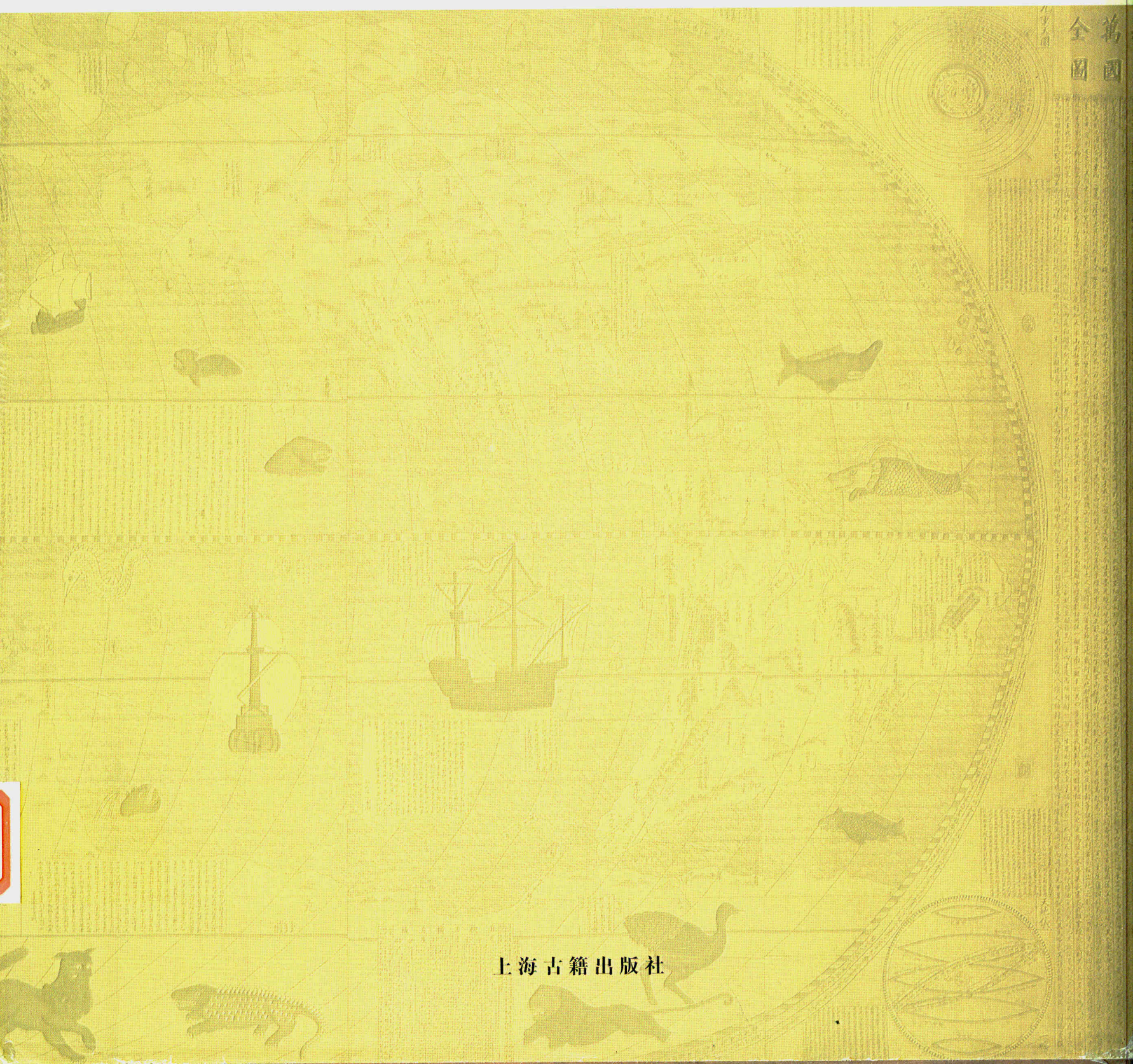


黃時鑒 龔纓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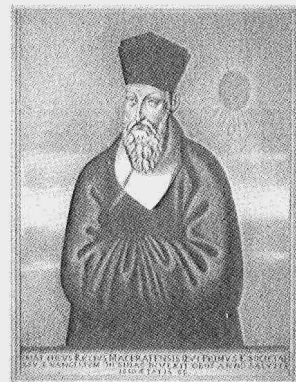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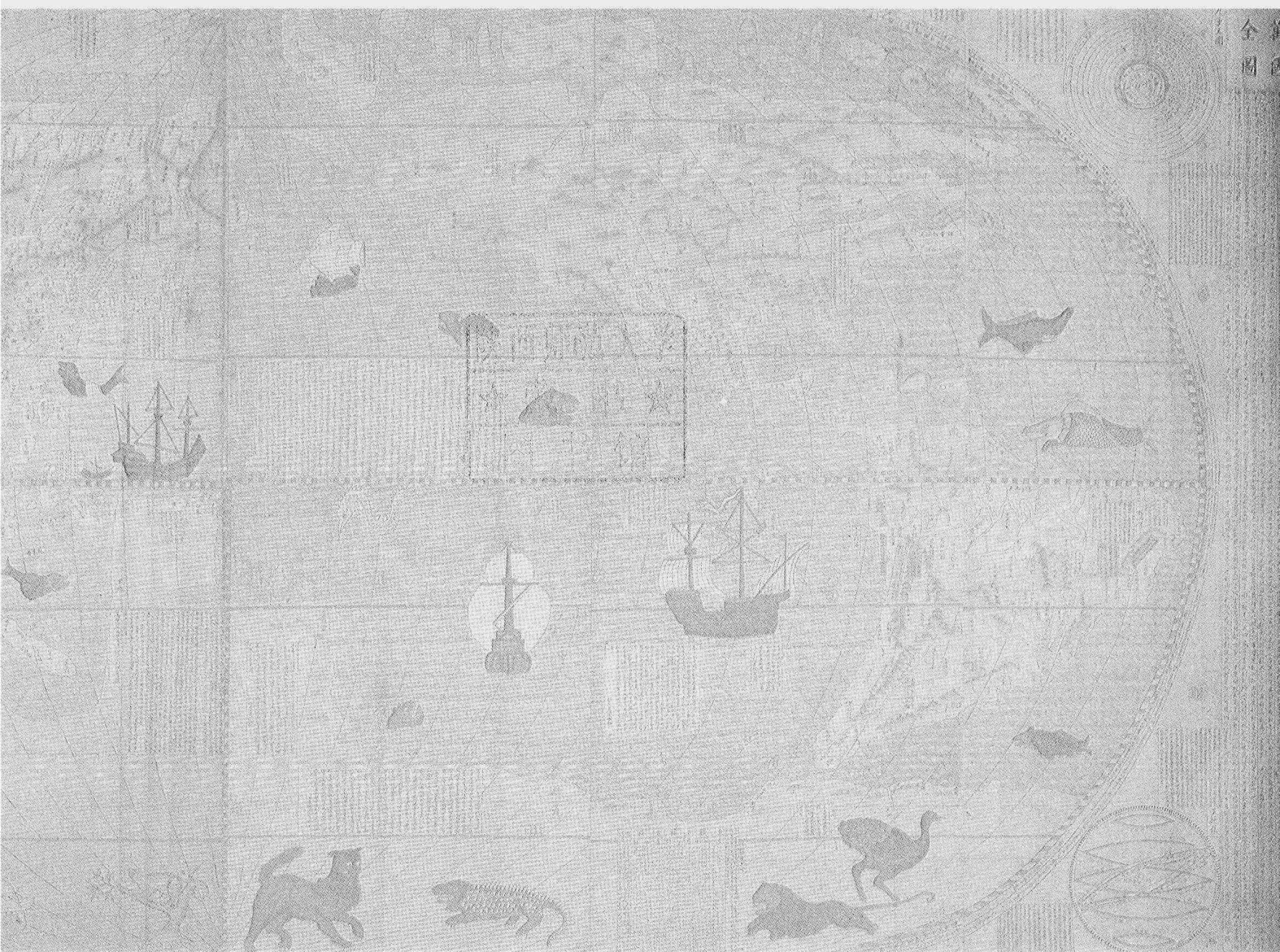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黃時鑒 龔纓晏 著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黃時鑒，龔纓晏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

ISBN 7-5325-3696-3

I. 利... II. ①黃... ②龔... III. 世界地圖·研究
—意大利—中世紀 IV. K9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20884 號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

黃時鑒 龔纓晏 著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網址：www.guji.com.cn

E-mail：guji1@guji.com.cn

易文網網址：www.ewc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精英彩色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40×960 1/8 印張 35 插頁 4 字數 362,000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200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25-3696-3

K·574 定價：2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利瑪竇像

前 言

1999年春,我和龔纓晏先生商定做“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的課題。當時起因比較簡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教學和研究中,利瑪竇世界地圖有突出的重要性,但是手頭連一件清晰的印本都沒有,歷史系資料室有一份禹貢版,也不可能長期借用,如果能重新影印一次,豈非一件好事。若有出版社願做此事,那我們爲它寫一篇研究導言也是值得的。

從那時起,我們開始積累有關的原始資料和研究成果,就課題的方方面面不斷思考和討論。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製、刊刻、摹繪、流傳和收藏,它的資料來源和歷史影響,涉及大量的文獻、人物和史事,晦暗駁雜,疑團重重。不斷有東西方學者被它吸引,深探窮索,排難釋疑,使此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一頁逐漸呈現出它時空變遷、顯隱更迭的情狀。我們在其中踟躕前行,興趣盎然。

雪球越滾越大,天地渾儀轉動,場景引人入勝,情況撲朔迷離。其間適逢龔君去美國耶魯大學訪學一年,我也有兩次,每次半年在舊金山灣區加州大學貝克萊分校圖書館研讀。在收集和披覽更多文獻和地圖以後,終於峰迴路轉,見得新村。歷時四年有餘,塵埃落定,大地廓清,呈現出來的竟是利氏地圖的歷史全景。大處深遠,小處曲折。實圖事本相使然,非筆者所能預料。如今拉開帷幕,讓觀眾——讀者來品鑒。

龔君是我的學生和同事。我們這次合作,三編之中,上中兩編研究之文,大體上由龔君寫出初稿,而後我做糾誤補充、斟酌文詞的工作,也補寫若干段落,最後兩人對坐,各用電腦,逐字逐句修改定稿;下編的文獻整理出自老拙之手,僅在體例和個別難點上我們斟酌商定。三編之分,是我提出的構思。

朝鮮、日本部分,分別由參加這個課題的楊雨蕾、江靜兩女士協助做了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翻譯的工作。藉此機會,她們也各自撰寫文章,供我們用作參考。又,鄔銀蘭同學在羅馬幫助查核和閱讀了一些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文獻。謹記於此,並致謝忱。

在完成此課題的過程中,我們得到許多學術上的誠摯幫助,韓國崇實大學博物館原館長金文經教授提供該館所藏《兩儀玄覽圖》印本並慨允刊印,遼寧博物館原館長王綿厚教授提供攝影底片並允准刊印,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提供所藏《坤輿萬國全圖》彩繪本局部攝影底片並同意首次刊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輿圖室的 F. W. Musto 先生和 M. Kaye 女士在利用資料方面給予特別關照,中國科學院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韓琦博士提供他收集的珍貴資料;又,得到有關單位的官員和負責人的積極支持,他們是浙江省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的曾驊女士,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的廖可斌教授、張夢新教授,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



心的陳村富教授,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的包偉民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部的羅衛東教授,寧波理工學院的俞慶森教授,以及“亞聯董”的 A. Ofstedal 女士。對這些誠摯的幫助和支持,我們一一感銘在心,並表示深切的謝忱。

最後還要提到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張曉敏先生和他的同仁秦志華、黃曉峰、童力軍諸先生。學術著作出版之難,學者咸知,尤其要出成本書的規格,更談何容易!記得約一年前我初次向張曉敏先生提及此課題時,他當即表示,他們會積極支持此書稿的出版。今書冊行將問世,對他們的篤信實行,謹致以衷心的感謝!

黃時鑒

2003 年 11 月 30 日

導 言

在古代中西關係史上，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是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許多方面對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包括漢文世界地圖的繪製。這些地圖在當時流傳甚廣，曾強烈衝擊中國人傳統的“天下”觀。不僅如此，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影響還遠遠超出中國，波及日本、朝鮮等東亞地區。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不同的國家中找到一些利瑪竇漢文世界地圖藏本，它們是東西方共同的珍貴文化遺產。在世界地圖繪製史上，它在總體上呈現“萬國”完整圖像方面也顯然是超出前人的重大成果，只是由於圖上用的是漢文，這一點在西方學術界尚未得到充分的評價。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國際學術界對利瑪竇漢文世界地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值此新世紀開端之際，很有必要對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做一個總結，並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對它進行新的探討，以便為今後的研究提供繼續前行的基礎。

早在 19 世紀末，歐洲已有人開始關注利瑪竇世界地圖，但是由於沒有發現地圖本身，人們祇能從有關文字記載來進行一些推測。1874 年，英國學者考洛耐爾·玉爾(Colonel Yule)曾繪製過一幅他想像中的利瑪竇所繪世界地圖草圖，刊登在該年的《地理雜誌》(*Geographical Magazine*)上。到了 20 世紀初，《坤輿萬國全圖》被發現披露，人們才明白考洛耐爾·玉爾所“復原”的草圖與原圖大相徑庭。

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是從 20 世紀初開始的。雖然 20 世紀前期的國際局勢動盪不安，此項研究卻幾乎同時在東西方發生發展。下面所舉述的是一個世紀以來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過程中的階段性成果，按時代先後排列：

1904 年，馬格納基(Alberto Magnaghi)的《利瑪竇神父在中國的地理事業》(“Il p. Matteo Ricci e la sua opera geografica sulla Cina”)一文在《意大利地理雜誌》發表(相關論著可查本書下編的“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文獻目錄”，下同)，這可以看作利氏地圖近代學術研究的發端，迄今剛好是一百年。也是在 1904 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從伊勢松坂的一位商人手中購獲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並向公眾展示；次年(1905)，青楓生就該圖在《歷史地理》上連續發表兩篇解說文章，但行文過於簡略。

1910 年，意大利米蘭的安布洛茲圖書館(Ambrosiana Library)發現一幅漢文《萬國全圖》，此圖一度被誤認為是利瑪竇 1584 年所作的 world map，後來才被確認為艾儒略(Julio Aleni, 1582—1649)的作品。



1911年,意大利學者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刊佈梵蒂岡教廷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所藏《坤輿萬國全圖》的一部分。

1917年,英國學者巴德雷(J. F. Baddeley)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現一件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他隨後發表文章(“Father Matteo Ricci's Chinese World-Map, 1584—1603”),將它與安布洛茲圖書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發現的漢文世界地圖進行比較研究,並初步陳述利氏在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過程以及利圖的西方資料來源等。這是對利瑪竇世界地圖學術研究的一大推進。但當時許多情況還不清楚,此文自然也有不少缺點。例如他以爲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本與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藏本是同一個版本;他雖然正確指出安布洛茲圖書館所藏《萬國全圖》並非利瑪竇1584年所繪的地圖,但依舊認爲它是依據利瑪竇世界地圖而繪成的。在巴德雷此文之後,還附有希伍德(E. Heawood)所撰的文章(“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Ricci Maps”),此文也從製圖學史的角度初探利圖的西方來源。第二年,日本的和田清撰文介紹了巴德雷和希伍德的這兩篇文章,東西方的研究始通聲息。

1918年,英國漢學家翟林奈(Lionel Giles)發表文章(“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World Map of Father Ricci”),將英國皇家學會所藏《坤輿萬國全圖》上的主要文字譯成英文,並取得以下進展:一,指出皇家地理學會藏本中“總論橫度里分”表上的四處錯誤;二,指出皇家地理學會藏本上的“明”字被改作“清”字,因而此圖應是清初所印,它與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本不屬於同一版本;三,指出安布洛茲圖書館所藏《萬國全圖》不同於《坤輿萬國全圖》,因而不可能是利瑪竇所作;四,在討論一些地名時探索利圖的西方來源。此文也有不足之處,例如漢文文獻利用得很少;但直至現在,研究利圖者依然不可不讀。

1936年,中國禹貢學會出版的《禹貢》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爲“利瑪竇世界地圖專號”。在該專號中,發表了洪煊蓮(洪業)、陳觀勝、顧頡剛、童書業、賀昌群、朱士嘉等人的文章,使國際學術界終於聽到中國學者發出的强有力的聲音。這期專號中刊佈了保存在《方輿勝略》中的利瑪竇世界地圖摹本,發表了洪煊蓮、陳觀勝等人的有關研究論文。

在《禹貢》的這期專號中,洪煊蓮所撰《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一文最具開拓意義。此文全面介紹迄至彼時的國外研究成果,並詳細陳述自己的研究進展。它指出安布洛茲圖書館所藏《萬國全圖》實際上是艾儒略的作品。它將意大利文《利瑪竇全集》中的相關內容譯成漢文,又將大量漢文史料開掘出來,做了基本史實的考訂工作。例如,利瑪竇的回憶錄和信件中提到的中國人是用意大利文拼寫的,作者對他們進行復原,考索他們的生平、著述以及與利瑪竇世界地圖的關係。根據中西記述,他精心考證利瑪竇在中國繪製世界地圖的過程以及各種版本之間的關係。他還列舉出多種保存在中國文獻中的利瑪竇世界地圖摹本。但當時還沒有發現《兩儀玄覽圖》,今可見出,洪文關於此圖的推論顯然有誤。儘管如此,在研究利瑪竇世界地圖時,這依然是一篇必讀的重要文章。

在同期專號上,陳觀勝的《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一文就此文主題做了較全面的概述。這篇論文後譯成英文在1939年發表,常被西方研究者徵引。此後他又



發表了一些立論有據、且有新意的文章。

也是在1936年，日本的鮎澤信太郎從朝鮮留日學生黃炳仁處見到《兩儀玄覽圖》，並在《關於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一文中將此中消息公佈。從此，《兩儀玄覽圖》為世人所知。鮎澤信太郎後來還發表一系列論著，進一步研究《兩儀玄覽圖》及利瑪竇其他世界地圖，其中《關於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史的研究》（1953年）一文較深入地考察了利圖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

1938年，德禮賢（Pasquale M. D. Elia）的意大利文巨著《利瑪竇神父的漢文世界地圖》（*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出版。此書以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藏《坤輿萬國全圖》為底本，根據大量的漢文和西文文獻，對利瑪竇世界地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該書刊佈了多種《坤輿萬國全圖》的藏本，將圖上的序跋題識和說明文字譯成意大利文，並做了認真的考釋，且對全部標出的地名編出意文—漢文索引。這是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史上的一座豐碑。但此書出版時中國正值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國內當時只有意大利駐華使館才有一部收藏（據方豪1948年說，後來北平圖書館也有藏本），中國學者很難見到此書。即使在國外，由於此書印行不多，也不易讀到。而且由於此書用意大利文出版，讀者範圍更加有限。所以，與此書的重要性相比，真正的利用者顯得太少。此書也存在一些失誤，其最大缺陷是沒有提到新發現的《兩儀玄覽圖》。

1961年，德禮賢撰文（“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1938—1960]”）彌補了上述缺陷，此文集中論述朝鮮黃炳仁家藏傳世的《兩儀玄覽圖》，並涉及其他一些新的成果。作者還將只見於此圖的漢文序跋題識譯為英文，並詳加注釋，僅稍有誤讀。當然，他當時還不可能知道在中國也有一份《兩儀玄覽圖》存世。

20世紀中期，在研究利圖的中國學者中，方豪當推首位。他除了在一系列論著中對利瑪竇及其世界地圖加以論述，還與德禮賢等人進行通信討論。他曾指出德禮賢在整理利瑪竇世界地圖時所依據的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世界地圖，實際上是1595年版，而非像德禮賢自己所說的那樣是1570年版（《梵蒂岡出版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讀後記》）；他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的“李應試”等相關人物的傳記中，對《兩儀玄覽圖》上的一些人物進行了考訂，且指出德禮賢1961年論文中的一些錯誤。他的《李之藻研究》等著作，為研究利瑪竇世界地圖提供了不少文獻資料。

1970年，船越昭生發表題為《坤輿萬國全圖與鎖國日本》的長篇論文，根據新發現的資料再次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製過程進行全面考察，並特別討論了利瑪竇世界地圖對日本的影響。作者還將所能搜集到的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刻本與摹本一一刊出，方便讀者。後又發表《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朝鮮的影響》一文，對此主題也有新的研究進展。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學者在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上再次活躍起來，這主要歸功於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兩儀玄覽圖》的發現和刊佈。1981年，王綿厚發表《利瑪竇和



他的《兩儀玄覽圖簡論》一文，首次介紹保存在遼寧省博物館中的《兩儀玄覽圖》，此後，他又發表幾篇文章。1983年，曹婉如等在《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一文中對保存在中國大陸的利瑪竇世界地圖做了綜合論述。在1995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中，除了收入南京博物院所藏彩色摹繪本《坤輿萬國全圖》，還首次刊佈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兩儀玄覽圖》及圖上的序跋題識文字，惜未加系統整理，且由於原件不清，一些字辨識有誤。在上述這些文章中，除了一些考訂方面的差錯，最大的缺憾是對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進展所知不多，因而在立論上有所不當。同樣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學者的這些新成果當時也沒有引起國外的足夠的注意。

1983年，林東陽在臺北召開的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化交流史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文章《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及其對明末士人社會的影響》一文，試圖根據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對利瑪竇世界地圖做一全面研究，頗費功夫，但仍有明顯不足。例如：不知道大陸也發現了《兩儀玄覽圖》；由於沒見過《函宇通》的原圖而誤認為其中保存的世界地圖也是利瑪竇所作。此文的最大缺陷是，可能受篇幅的限制，刊印時其所有注文全部省略，這不僅給讀者帶來諸多不便，而且直接影響該文的學術價值。

1986年，德伯格(Minako Debergh)在其文章(“La carte du monde de P. Matteo Ricci [1602] et sa version coréenne [1708] conservée à Osaka”)中主要研究了1708年朝鮮人摹繪的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即日本大阪北村芳郎藏本)。文中將該藏本上的朝鮮人作的序文做了考訂，並譯成法文，同時就彩繪本利瑪竇世界地圖的來源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1988年，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所收藏的《兩儀玄覽圖》的完整印本首次刊佈於該館藏品圖冊。該館創始人金良善堪稱是韓國研究利圖的拓荒者，他盡心竭力保護這個藏本，使它免受戰火的損毀。他在1972年發表的《明末清初耶穌會宣教師製作的世界地圖》是一篇全面論述利氏地圖的文章，而且首次刊佈了《兩儀玄覽圖》上的漢文序跋題識，儘管文字的過錄和整理不無訛誤。

1995年，約翰·戴(John Day)在國際知名地圖學史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利瑪竇地圖漢文摹本探源》(“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公佈新獲得的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中的一條屏幅，加以研討，致力於討論坤圖彩繪本的來源問題，首次提出討論此類摹本上的帆船和動物等的出處，同時力圖全面介紹世界各地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版本和收藏情況。此文可說是從一個側面對近一個世紀研究成果的一次彙總。

1996年，中國學者李孝聰的《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叙錄》一書出版，刊佈了他在歐洲對中國古地圖進行調查的成果，書中對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兩個藏本、維也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倫敦皇家地理學會藏本和原克萊芒學院耶穌會圖書館藏本，一一做了記述；可惜限於該書的篇幅和主題，沒有展開討論。

20世紀90年代，青木千枝子發表一系列文章，對保存在日本的利瑪竇《坤輿萬國全



圖》進行再考察，着重研究在日本流傳的利瑪竇世界地圖摹繪本，探索它們之間的關係，澄清了一些誤解。

上面舉述百年左右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的具有進展性成果，這祇是筆者的看法，可能不盡恰當。詳情可查讀本書下編之三文獻目錄及其原文。儘管有關研究文獻前後歷時僅一個世紀，但今天查找起來已很不容易，幸好我們在做此課題期間都有機會在國外訪學，才能多加收集。其中最值得慶幸的是，德禮賢的巨著《利瑪竇神父的漢文世界地圖》，2001年黃時鑒在羅馬格利高里大學圖書館終於得見，稍後龔纓晏也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查出并且獲准做了複製。

回顧一個世紀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歷程，我們可以知道，其研究內容大體上有五個方面。一、現存於世的《坤輿萬國全圖》諸本和《兩儀玄覽圖》的發現，及其流傳和收藏；二、利瑪竇繪製的諸種世界地圖及其摹刻本、摹繪本的探究；三、利瑪竇世界地圖上漢文文字的整理、翻譯和注釋；四、利氏世界地圖所據資料來源的探索；五、利氏地圖所傳播的歐洲地理學新知識及其在中國以及朝鮮、日本的影響。在此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新藏本和其他相關新資料的發現往往直接推進研究的發展；第二，研究工作具有廣泛的國際性，但它又深深根植於相關國家的文化儲存和文獻資料中。

在瞭解上述研究歷程的同時，我們對原始資料的掌握也大有進展，一些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新老問題不時浮現出來。1999年黃時鑒在訪問韓國崇實大學時在該校基督教博物館見到《兩儀玄覽圖》原本並獲得它的印本。2001年龔纓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讀到《函宇通》。原來洪煨蓮發掘利用的一些漢文文獻，現在分散檢讀已頗有難度，可是《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四庫禁毀書叢刊》的出版卻為此提供了極大方便。在這三種大叢書中，我們還開掘出新的資料。為了進一步弄清利氏地圖的西方資料來源，我們在國外收集了不少西方出版的古地圖。相對而言，墨卡托父子(Gerardus and Rumold Mercator)的地圖比奧特里烏斯的較難找到，而將見到過的地圖冊購到並帶回更是難上加難。恰逢美國 Octavo 在 2000 年出版美國國會圖書館珍藏的墨卡托 1595 年世界地圖彙編的光盤，使我們眼前又見一村。

這個課題歷時將近五年。隨着研究的進展，格局不斷變化，規模漸漸擴大。在各部分的草稿基本寫出以後，我們最後做出了現在這樣的結構安排，這從本書的口錄即可一目了然。上編和中編是前人成果的綜合和我們研究的心得；下編是基本的文獻整理。除了文字，全書再次刊印《坤輿萬國全圖》，還與文字相配合加入大量插圖，主要是地圖，其中多數是在中國首次印出。“左史右圖”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我們感到，一部專門研究地圖的書，尤其需要附入相關的地圖，這樣才能呈現歷史上的空間概念。

利瑪竇世界地圖是東西文化交流史上閃光的一頁，我們願意與讀者在一起回顧和紀念。常有人要在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領域繼續前行的時候，希望本書可以成為他的一個新的出發點。

注 文 說 明

本書以每章編排注文次序。注文所列論著，凡見於文獻目錄者，論文僅列出作者和標題；著作除作者和標題外，並標出頁碼。請讀者注意。

目 錄

前言	1
導言	1

上編 繪製與刊行

第一章 在肇慶繪製的《山海輿地圖》	3
第二章 在南昌繪製的世界地圖	12
一、關於《輿地山海全圖》的來源	14
二、關於地球的周長、直徑以及中國的位置	16
三、關於《輿地山海全圖》上的地名	16
第三章 在南京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	21
第四章 在北京繪製的世界地圖	30
一、李之藻版《坤輿萬國全圖》	30
二、李應試版《兩儀玄覽圖》	33
三、馮應京版《東西兩半球圖》	37
四、“東西兩半球圖”相關問題	41
第五章 與利瑪竇世界地圖相關的其他地圖	48
一、《圖書編》中的《昊天渾元圖》	48
二、《函宇通》中的世界地圖	50
三、《海防纂要》中的《週天各國圖四分之一》	56

中編 源流與影響

第六章 利瑪竇世界地圖的資料來源	63
一、歐洲出版的地圖及天文學著作	63
二、中國文獻資料	72
三、利瑪竇本人的實地觀測	79
第七章 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影響	87
一、利瑪竇輸入中國的地理學新知識	87
二、地理學新知識在中國的反對者	93



三、地理學新知識在中國的接受者	101
四、餘論	106
第八章 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朝鮮與日本的傳播及其影響	118
一、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朝鮮的傳播和影響	118
二、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	125
第九章 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收藏情況	136
一、《坤輿萬國全圖》	137
二、《兩儀玄覽圖》	155

下編 文 獻 整 理

一、利瑪竇世界地圖上的論說序跋題識全文	163
二、《坤輿萬國全圖》地名通檢	183
三、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文獻目錄	210

插圖目錄

圖 1 丁神父像	3
圖 2 丁神父送給利瑪竇的拉丁文《論天文儀》一書扉頁	4
圖 3 奧特里烏斯 1570 年世界地圖	6
圖 4 墨卡托 1587 年世界地圖	8
圖 5 普蘭修 1594 年世界地圖	8
圖 6 章潢《圖書編》中的《輿地山海全圖》	13
圖 7 章潢《圖書編》中的《輿地圖》	15
圖 8 周于漆《三才實義》中的《輿地圖》	18
圖 9 馮應京《月令廣義》中的《山海輿地全圖》	23
圖 10 王圻《三才圖會》中的《山海輿地全圖》	23
圖 11 游藝《天經或問》中的《大地圓球諸國全圖》	24
圖 12 梁輅《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	27
圖 13 日本京都大學藏《坤輿萬國全圖》(局部)	31
圖 14 日本宮城縣立圖書館藏《坤輿萬國全圖》(局部)	32
圖 15 遼寧省博物館藏《兩儀玄覽圖》	34
圖 16 程百二《方輿勝略》中的《山海輿地圖》	38



圖 17	潘光祖《輿圖備考》中的東西兩半球圖	40
圖 18	徐敬儀《天象儀全圖》中的部分地圖	43
圖 19	章潢《圖書編》中的《吳天渾元圖》	48
圖 20	熊明遇《格致草》中的《坤輿萬國全圖》	51
圖 21	熊人霖《地緯》中的《輿地全圖》	52
圖 22	艾儒略《萬國全圖》	55
圖 23	奧特里烏斯 1587 年世界地圖	56
圖 24	王在晉《海防纂要》中的《週天各國圖四分之一》	57
圖 25	16 世紀歐洲人觀察天象圖	64
圖 26	17 世紀歐洲地圖作坊	64
圖 27	歐洲人在船上觀察天象	65
圖 28	奧特里烏斯像	66
圖 29	墨卡托與洪迪烏斯像	66
圖 30	伽斯塔爾第 1548 年世界地圖	67
圖 31	墨卡托 1569 年世界地圖	67
圖 32	普蘭修 1594 年世界地圖	68
圖 33	丁神父《沙氏天體論評釋》扉頁	70
圖 34	羅洪先《廣輿圖·輿地總圖》	73
圖 35	奧特里烏斯 1584 年中國地圖	79
圖 36	相傳 1482 年據托勒密記載繪製的世界地圖	82
圖 37	墨卡托 1564 年世界地圖	83
圖 38	大西西泰利先生正容	87
圖 39	16 世紀歐洲的九重天圖	88
圖 40	歐洲地圖上的帆船與水怪	92
圖 41	噶嘔噠《辨正教真傳實錄》中的地圖	93
圖 42	張雍敬《定曆玉衡》中的《天地圖》	100
圖 43	手執地圖的利瑪竇	102
圖 44	利瑪竇與徐光啓畫像	104
圖 45	李之藻手書	105
圖 46	揭暄摹刻的世界地圖	108
圖 47	15 世紀歐洲海船圖	110
圖 48	北村芳郎藏本中的利瑪竇文錄	120
圖 49	北村芳郎藏本中的崔錫鼎序	120
圖 50	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藏《兩儀玄覽圖》	122



圖 51	朝鮮所繪天下圖(17 世紀末)	123
圖 52	原口貞清的《輿地圖》(1720 年)	126
圖 53	日本內閣文庫藏《坤輿萬國全圖》(局部)	127
圖 54	佚名《萬國總圖》(1645 年)	129
圖 55	小林謙貞繪製的《世界萬國地球圖》，稻垣光朗刊行於 1708 年	129
圖 56	稻垣子戩的《坤輿全圖》(1802 年)	131
圖 57	利瑪竇像	136
圖 58	《坤輿萬國全圖》梵蒂岡藏本(1)	138
圖 59	《坤輿萬國全圖》日本京都大學藏本(局部)	139
圖 60	《坤輿萬國全圖》日本宮城縣立圖書館藏本(局部)	140
圖 61	《坤輿萬國全圖》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局部)	141
圖 62	《坤輿萬國全圖》法國巴黎原克萊芒學院藏本(局部)	142
圖 63	《坤輿萬國全圖》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天文臺藏本(殘本)	143
圖 64	《坤輿萬國全圖》英國倫敦皇家地理學會藏本(局部)	145
圖 65	《坤輿萬國全圖》(彩繪)南京博物院藏本	148
圖 66	《坤輿萬國全圖》(彩繪)韓國漢城大學藏本	149
圖 67	《坤輿萬國全圖》(彩繪)日本大阪北村芳郎藏本	151
圖 68	《坤輿萬國全圖》(彩繪)美國凱達爾博物館藏本(局部)	152
圖 69	《坤輿萬國全圖》(彩繪)理格藏本	153
圖 70	《坤輿萬國全圖》(彩繪)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局部)	153
圖 71	南京版坤圖上的船	154
圖 72	《兩儀玄覽圖》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藏本	156
圖 73	《兩儀玄覽圖》遼寧省博物館藏本	157

圖版目錄

- 圖版一 《坤輿萬國全圖》梵蒂岡藏本(I)
- 圖版二 《坤輿萬國全圖》日本宮城縣立圖書館藏本
- 圖版三 《坤輿萬國全圖》日本大阪北村芳郎藏本
- 圖版四 《坤輿萬國全圖》南京博物院藏本
- 圖版五 《坤輿萬國全圖》韓國漢城大學藏本
- 圖版六 《坤輿萬國全圖》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 圖版七 《兩儀玄覽圖》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藏本
- 圖版八 《兩儀玄覽圖》遼寧省博物館藏本
- 圖版九 艾儒略《萬國全圖》
- 圖版十 相傳 1482 年據托勒密記載繪製的世界地圖
- 圖版十一 奧特里烏斯 1570 年世界地圖
- 圖版十二 奧特里烏斯 1587 年世界地圖
- 圖版十三 奧特里烏斯 1584 年中國地圖
- 圖版十四 墨卡托 1564 年世界地圖
- 圖版十五 墨卡托 1569 年世界地圖
- 圖版十六 墨卡托 1587 年世界地圖
- 圖版十七 普蘭修 1594 年世界地圖
- 圖版十八 (日本京都大學藏)禹貢版《坤輿萬國全圖》分割示意圖
- 圖版十九—圖版三十六 禹貢版《坤輿萬國全圖》(分圖 1—18,地名通檢備用)
- 附:《坤輿萬國全圖》全件印本